



中根 著
 慶安小史
 全

リ 5
 5094



45
5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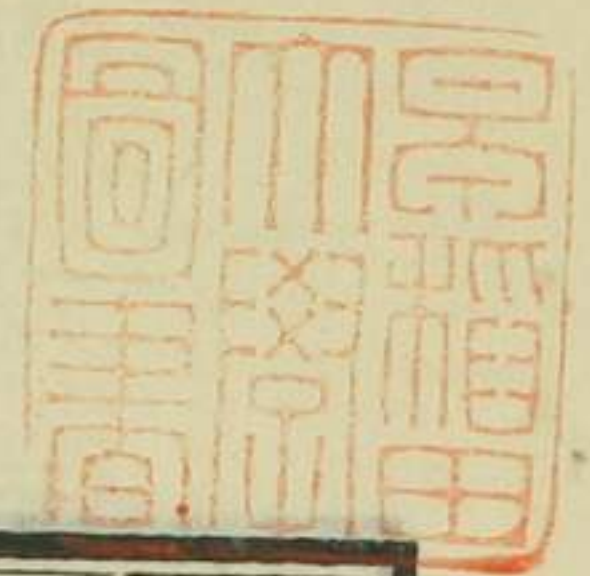
明治九年一月上木

中根淑著

慶安小史

中根氏藏

506



序
 距今九年前余遷於駿河
 幽居無事乃欲輯錄古今
 書籍以修駿河國誌先作
 其國人山田長政由井正
 雪堀部金丸等傳既而俗
 累牽纏東西轉移竟不之

慶安小史

95
5094

果也去歲冬余臥病終日
閒暇因出舊稿閱之雨痕
漫漶鼠嚼縱橫殘壞居半
就中由井正雪傳得稍完
於是尋思推讀考寫為一卷
且改之題名曰慶安小史
抑余之為是書其意在於

缺合蓄

脩駿河國誌而已而今獨
傳之非其素志也雖然天
下之事不成於其所期而
成於其所不期者固多豈
獨是書也哉嗚呼豈獨是
書也哉

明治九年一月 中根淑撰并書

慶安小史

慶安、山、身
敗為東兵所逮。既被宥。流寓諸國。遂至駿河。家于由井驛。娶驛長女為妻。生男。稱富士。時慶長十年十月也。富士幼喪母。獨與父居。居數年。其父託富士於邑中寺僧。讀書學字。九歲能講詩。眾竒之。元和元年。大坂亂。二世將軍率兵西上。路過由井。上人縱觀。私議其成敗。或曰。大坂天下第一名城。且以大兵守之。不必拔也。富士哂曰。諸君不能治其田畝。而人之軍旅之憂可笑也。眾怒詰之。富士曰。吾請為諸君論之。古人曰。將之無才。奈城與士。秀賴愉惰。非將人之器。則城雖堅。士雖勇。不足恃也。當今之時。分遣其將士於

四方。制敵於百里之外。或可以僥倖萬一矣。計不出於此。坐俟大兵至。不可謂有謀。且以將軍父子之雄。舉天下之兵。加之區々之孤城。其易如推朽破卵而已。既而大坂陷。眾益竒之。先是有高松半平者。通曉兵學。仕豐臣氏。大坂滅後。客遊四方。遂至由井。寄寓僧舍。富士事之甚恭。或乞問。問古今英雄之事蹟。一日問半平曰。豐大閣之祖為誰。曰。大閣父。筑阿彌。實為尾張農夫也。何系之有。富士慨然曰。大閣匹夫。而能為關白。我豈不能為將軍乎。半平笑曰。諺云。求如挺。得如鍼。苟常思之。不失為佳士矣。自是富士常以

慶安山史
興家為念。居無幾。治右衛門病沒。臨終。乞寺僧。以富士為僧。富士惡之。佯為啞。為僧侶所厭苦。姑夫關原清兵衛哀而養之。富士日携竹竿釣于山澤。而陰木刀試刺擊。驕騎野馬。馳驅山谷。如此數年。一日富士謂清兵衛曰。吾非啞人也。吾父嘗欲以我為僧。吾心甚賤之。故姑裝病。以絕僧徒耳。大丈夫不得志則已。得志則舉大名。安能鬱々被緇衣。以終身乎。聞豐臣秀吉起於布衣。戡定天下。位極人臣。我甚慕之。我亦欲歷遊四方。按山河形勝。以成我之所志。叔父幸見許。清兵衛不得已而聽之。於是富士自改正雪。稱民

部助。以由井為姓。乃理行李。辭而出。誓曰。不穿錦袍。不復還也。自是正雪遊畿甸之間。察山川之形勢。每聞有擊劍操槍之士。輒往較其技。是以技益進焉。嘗如加賀。經山中。迷失路。投獵夫家。老嫗曰。甚矣。士人之好客遊也。正雪曰。何謂也。老嫗曰。昨有一士。過吾家。亦君之徒耳。正雪欲見其人。次早辭去。兼行踪其所之。至越前。藉江。會日暮。入路傍廢祠而息。夜已四更。有一士。挈人首而至。置之堂上。復出。正雪獨語曰。無乃老嫗所語之士乎。竊取其首而匿之。其人還索首。不見焉。搜祠中。忽見正雪在。叱曰。若胡為者也。正

慶安小史
雪曰。吾駿河人。由井氏部助也。而子為誰。對曰。吾北條氏遺臣。金井政國也。正雪出所匿之首。且問其故。荅曰。余日間因事殺人。故欲葬其首以修冥福也。乃埋之祠傍。政國言於正雪曰。乘是好會。欲與試劍法。何如。正雪曰。固所願也。乃焚柴取明。木刀相擊。政國感正雪之技倆也。執弟子之禮。期後會而去。正雪西如肥前。過天草海濱。遇一老翁坐磯垂釣。翁顧謂正雪曰。子得非客士。曰然。曰。子周流天下。見真英雄乎。曰。否。吾見武夫多矣。然未曾有過我者也。翁晒曰。子之所言。匹夫之勇耳。老夫之所問。將人之器也。夫將

人者。上察天時。下明地理。而行之以人和。其發兵也。運籌於方寸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而又有幻法者。以佐之。所謂幻法。孫贖孔明之所秘而不言。而行軍莫先於是也。正雪謂其非常人也。跪而請教。翁熟視正雪曰。子必生事于天下。而能成我志者矣。吾故小西行長遺臣。森宗意也。君家滅後。隱此地數年。以待時至。子真可傳吾道者。乃投竿。化為一大魚。乘馬而逝。洋洋自在。正雪見之驚服。因就其舍。師事之。居半歲。盡得其術。乃辭而東。如紀伊。主劍客關口隼人。講兵法。弟子大進。國主德川賴宣聞其名。召而見之。教

慶安小史
之試騎射。正雪跨馬扶弓。馳驅如飛。連發皆中。賴宣大賞其能。欲祿之。三浦長門諫曰。正雪通曉兵法。勇智無比。然臣竊聞。彼常修幻法。驚人耳目。夫幻法。洋人之所傳。而國家之所大禁也。今舉此以教士臣。他日必生大害矣。不若陽賞之。而陰遠之也。賴宣從之。正雪怏怏而去。如美濃。過青野原。遇僧。與俱往。僧折路傍大樹。踞而息焉。正雪見之。大驚。強問其名。僧曰。吾別木氏。吾父嘗仕豐臣秀賴。後為酒井讚州所捕而死。於是。吾潛入江戶。欲為父復讎。為松平信綱所摘發。不得志而奔。削髮潛行四方。以終年而已。正雪

謂其可寄大事也。密告其意。因問曰。方今以武顯于江戶者為誰。別木屈指。以柳生但馬北條安房楠不傳以下數人對。正雪首肯而去。別木後更姓加藤。稱市右衛門。正雪遂入越後。會山賊數人要路。正雪揮刀。縱橫擊之。賊魁服其勇。請改慮事之。正雪問其姓名。對曰。僕為熊谷三郎兵衛。實武田氏遺臣也。僕黨有壺內左島有竹作右衛門者。皆慧巧可用。僕而見赦。請與二人生死事之。正雪聽之。約後期而去。遂北入陸奥。旋至江戶。依楠不傳。委質學兵。不傳者。自稱楠正成之後裔。講兵教子弟。正雪曲意媚事之。為其

所信任。不傳有女。許以其門人和田主水為婿。而未
婚也。門下有鶺野某。掩其女。正雪陰知之。一日與鶺
野語。附其耳曰。子知近日之舉乎。鶺野曰。否。正雪曰。
子掩主公女。主公憤怒。將殺子以解主水。鶺野大懼。
正雪乃授計。因大激之。鶺野見主水曰。正雪阿事主
公。主公偏愛之。欲以易君。然慮君之必報怨也。將以
計除君。期在近。不敢不告。主水聞之。且驚且怒。欲及
其未發先之。一夕不傳外還。正雪從而後。主水要之
路。隔輿刺殺不傳。將逃。正雪至。即拔刀斬主水。不傳
女聞其父死也。大慟。遂削髮為尼。時寬永九年十月

也。不傳無嗣。宗族以正雪之復仇也。使之承其家。正
雪為人。沉毅雄辯。為眾所畏服。嘗讀平語。著評論若
千卷。是以人咸稱其才學。諸侯聞其名。爭聘之。而德
川賴宣臣士。來學者最多矣。當是時。正雪密招黨故。
關原清兵衛自駿河往。金井政國加藤市右衛門熊
谷三郎兵衛壺內左島有竹作右衛門鷺坂甚兵衛
等。稍々來集。正雪皆薦之於諸侯。又多蓄工人。為諸
侯製甲曹弓矢。初太坂之役。長曾我部威親被虜。與
其子皆處斬。仍有一兒。其母抱之而逃。出羽依其父
丸橋回流。兒已長。冒丸橋稱忠彌。為人白皙長身。力

兼數人善揮十字槍其友芝田三郎兵衛嘗至江戶學兵術業成乃召丸橋于出羽共開門教弟子時有奧村八右衛門者善射與芝田丸橋友善一日謂忠弥曰頃日楠正雪以武顯于天下盍一往嘗試之忠弥曰諾乃往見之正雪豫作偶人機活靈動使奧村射之再發皆中正雪與忠弥執槍對較格鬪稍久忠弥以正雪槍而擲之正雪直薄忠弥搏而伏之已而置酒饗二人正雪意忠弥之膽氣可用也感稱譽其技以誂之由是二人情交日密獨奧村不屑正雪之為人也不復訪也忠弥常慨其家滅欲乘時興之正

雪密知之偽造其父盛親歌箋問忠弥曰子之家系出乎誰忠弥以實告正雪曰吾向西遊於土佐得乃父真蹟藏之久矣因出箋與之忠弥感激泣下深德正雪於是正雪又諷忠弥以誘芝田世傳德川信康之自盡也其刀青江村正所鑄是以國家以村正刀為不祥士人皆不之佩也芝田欲見正雪之志乃齎村正刀示之曰及利價廉君盍買之正雪視其刀大悅固請之於是芝田始覺其有反心而亦深結托之吉田初右衛門者小字曰菊丸其父明石則遠事豐臣氏大坂陷後菊丸赴江戶固有膂力忠弥使人誘

致之。以為己黨。吉田又薦其友僧廓然。廓然本姓別
所氏。嘗出。路見牛車。任重牛不進。廓然輒推車行數
町。衆服其勇力。至是皆為同盟。正雪益集黨人。密稱
奉德川賴宣密旨。於是天下不逞之徒。漸來屬焉。既
而三浦長門至。自紀伊。聞正雪出入其邸也。曰。此速
禍也。即命藩士絕之。因逐關口隼人等數人。正雪感
奧村之武技也。使忠彌屢請之。忠彌勸奧村。共訪正
雪。奧村辭。強而後可。正雪與奧村圍碁。幾輸。忠彌手
為擊鼓狀。謠曰。言執言牽。于鞍之前。正雪悟。竟得贏
之矣。奧村故發怒。遂與二人絕。當是時。松平信綱為

若年寄。將朝。觀一士立湊上。而望城中。使問其名。對
曰。丸橋忠彌。信綱乃留輿。召見之。曰。吾耳子之名。日
久。而今得始面。他日有聞。幸見過我門。忠彌拜辭。明
日往謝之。反語之。正雪。正雪蹙眉曰。止。傳不云乎。誠
於中。形於外。聞豆州見人甚明。而子數往見之。後必
不利也。忠彌曰。諾。已正雪大會黨人。謂之曰。我欲誘
諸侯之兵。以舉大事久矣。而幸慶未會。日月如流。老
將至。及今之時。欲洗心改慮。以保天年。何如。衆默然。
忠彌等進曰。君何為出此言也。願自君作是圖以來。
已多歷年所。是以恐人心之叛去。以此試吾輩矣。雖

然吾輩已委命於君。豈敢有貳心。且聞問者同盟之士。日滋加。以是橫行天下。庶可以逞志矣。何必誘諸侯之為。正雪笑曰。吾姑試卿等焉爾。因謂衆曰。吾欲煩諸君。赴京阪。三都並起。相應以制天下。獨至其方略。未決耳。請問諸君成算之所向。皆曰。兵寡勢孤。莫若行火城市。因以襲之。佐原重兵衛永山。兵左衛門進曰。吾少時學火工。行火莫善於地雷火。請先作數百罇。盛以火硝。密伏之於街衢。火線聯之。一時轟發。乘其勢。以取牙城。必莫不集矣。正雪曰。善。乃令有田某。以計為火藥庫吏。以為內應。慶安四年四月二十

日。二世將軍薨。正雪等聞之曰。機不可失也。以二十
五夕三更。大會道罐山。部署諸士。以丸橋芝田為江
戶渠帥。授計曰。外內齊發火。各著紀伊家徽號。詭迎
東叡法親王。北走日光山。阻山扼水。以待天下動靜。
以加藤熊谷為京師渠帥。曰。先襲二條城。奉天子於
从叡山。請征東詔。以狗鬣旬諸侯。以吉田金井為大
坂渠帥。曰。急拔木城。據之。以扼關西諸侯。乃謂諸士
曰。諸君勉之。吾則至駿河。舉府中城。取久能山。為諸
君斷東西諸侯之救援。計已定。各散去。於是加藤熊
谷吉田金井等。與其部下。稍夕發。江戸。潛匿京師大

阪之間。正雪贈黃金五千兩於忠彌。分與其部下。忠彌慮人衆金不足也。詣所善弓人藤四郎。紹之曰。項日子應薩摩侯徵。而用度不支。願因君之惠。得以給之。藤四郎許諾。忠彌即納券借金。以七月十三日為限。已而其母微聞其謀。謂正雪芝田曰。公等常愛教兒。如兄如弟。如聞近日兒竊抱不良之心。妾一仰公等之開諭兒。以道諸善。妾本出羽人。嘗適長曾我部盛親。生二子。大坂陷時。良人與長子皆被刑。時兒尚幼。妾懷之。踰險履淵。歸故鄉。為人澣濯質縫。經營艱苦。心期一目兒之成人。以報良人於地下。爾來賴公

等之推輓。開門授業。為士人所景仰。妾復何憾。而今又聞其規非分。如妾亦何不幸。公等哀妾之意。幸見加戒飭。淨淚交下。二人大慙懼。間數日。忠彌又與二人議事。其妻問忠彌曰。君之所謀何事。忠彌叱曰。非婦人之所知也。妻泣然曰。妾知君之謀久矣。始而氣悖魄褫。懼事露則併戮。雖然。婦人之常情。孰不欲其夫之富且貴。是以翻思回慮。拜神禱佛。欲以成君之志。猶何疑乎。乃出紫袍於衣篋中。進之曰。此妾竊裁縫。所以供君不時之需也。一坐聞之。皆感歎。加藤熊谷已入京師。日望江戶之報。而不至也。一夕二人相

携遊於島原妓館酒酣。熊谷歎曰。天下豈有如此樂哉。是亦公方之餘慶也已。加藤曰。非也。由有財耳。既歸舍。熊谷曰。近日東信久不至。吾甚危之。請吾限往。文七日。自往問之。熊谷固健步。故加藤許之。正雪忠彌遣僕八藏。致命於京師大坂之諸士。八藏先抵大坂。當是時。大坂刺客士甚嚴。吉田金井等。避浴於有馬溫泉。八藏就謀事。旋至京師。時熊谷已去十數日矣。加藤問八藏曰。子來自奚道。曰。東海道。曰。子途遇熊谷耶。曰。不加藤擊膝曰。彼嚮與我言於酒間。今果是也。因具語之。八藏且曰。子速歸語民部君。熊谷已



奔。不急發。大事去矣。七月十八日。正雪忠彌得八藏之報。大驚。急復會道鐘山。正雪曰。事已至此。不如早發。乃以二十六日為期。正雪歸。遽裝行李。將趨駿河。臨發。謂忠彌曰。謀以密為貴。子往子必慎之。遂與關原清兵衛安見吉兵衛以下十一人。發江戶。二十三日。達府中。偽稱紀伊藩人。館于客舍。而舍其黨人於前後六七里之間。約曰。以二十六日會府中。正雪素與足洗村豪民半右衛門親善。乃引以為其黨。使之陰輸糧於久能。忠彌嘗與田代某相識。田代者。固富家。忠彌就而借金。田代曰。請遲五六日。忠彌恐其後

慶安小史
事也。密以實告。曰。事成必倍賞之。田代詭荅曰。公若得志。必以我為上大夫。至如用度。只君之命。敢不遠給。忠彌大懌而去。田代即詰真村八郎右衛門。具語其狀。真村駭曰。奴輩敢圖不軌乎。知而不告。罪莫大焉。遂俱訴于松平信綱。曰。有賊將謀大事。敢告。信綱聞之曰。賊中有丸橋忠彌者耶。對曰。是首賊也。信綱具聞二人之言。急朝大城。會宗室及諸大臣計議。命諸侯守諸門。德川賴宣亦至。門者過之曰。有賊正雪忠彌者。潛覬覬非望。而事連貴家。不能奉命。賴宣竟不能入。信綱先遣人檢火藥庫。有一吏。前五日已奔。

乃大掘其近傍。得地雷火四。即投之水。又使町奉行石谷右近將監率吏卒。以捕忠彌。忠彌之還家也。適弓人藤四郎來責金。曰。何為違限。忠彌百方欺之。而藤四郎弗聽也。忠彌不得已。以實告之。因要為同盟。藤四郎大怖。直訴之於町奉行。時吏卒將發。即以藤四郎為先導。而忠彌未之知也。呼妻命酒。戲曰。他日得志。王之簪也。象之掃也。唯卿之所欲。已就寢。中夜吏卒圍其家。呼曰。火。忠彌驚起。推戶見之。吏又呼曰。有命捕賊。忠彌應聲。蹴倒一人。即取刀拒戰。立殺傷十四人。吏卒辟易。不敢進。忠彌知不可免。負壁將自

殺。吏卒沓至。搏而縛之。僕八藏斬一髮。將逃。遂被獲。而忠彌母及妻子亦皆被捕。吏搜索室中。得賊名簿。天已明。芝田在家聞之。自往質信否。路過佐原永山。二人曰。忠彌被逮。然聞其妻早已火名簿。君安之。芝田搖首曰。否。否。疇夕之變而既已播斯說。不可信也。廟堂有人。將使我輩坐而就擒而已。乃變服西奔。是日。正雪妾及加藤妻等亦皆被捕。先是信綱馳使告急于府中。二十五日平明乃達。府中震駭。城番大久保玄蕃加番秋田安房急發士卒守城門。塞諸街口。柙原越中將部下守久能山。而町奉行落合重兵衛。

率吏卒百餘人。以逮正雪。是日黎明。正雪寢起。遙望東方。謂諸士曰。忠彌敗。吾事不濟矣。公等好自為計。皆曰。急召部下之士。戮力攻城。奪其器仗。以據久能山。或可以逞焉。正雪曰。毋也。吾之作是圖也。欲東西齊發。相嚮應以經略天下。而今如此。縱使我藉諸君之力。以得此土。安能爭衡於天下乎。不若速自裁。以傳武名于後世也。皆曰。善。或問正雪曰。丸橋為東都渠帥。遂敗公事。公知其將敗而使之乎。抑不知而使之也。正雪曰。彼實長曾我部盛親之子。故心常仇幕府。其拜江戶渠帥固其任也。雖然。吾之規非望。十有

八年於茲。未曾有一洩其謀者也。今者如此。豈非命耶。吾固鄙人子。而乘運謀亂。為天下英雄之魁。今而死。無復遺憾也。乃梳髮更衣。召舍主人。取黃金六百兩。與之曰。今日吾命盡矣。敢煩女家。吾死之後。以此告于官。官必覓女。是我之所以聊報女也。更取金三千。託之曰。吾師為楠不傳。吾嘗以計奪其家。其女削髮為尼。住鎌倉。為我遺之。且語尼曰。正雪害師父圖君上。今已伏誅矣。乃閉戶釘之。顧謂諸士曰。吾事畢矣。遂割腹而死。年四十七。廓然自後。到其首。當是時。吏卒圍其舍數重。破戶而突入。諸士皆自殺。廓然將

死。吏卒迫至。即回刀縱橫當之。立斬數人。傷於頭與股。乃顛倒亂擊。誤斫柱。又入深而不拔。忽奪吏槍。殺二人。終自貫而死。獨僕和田助被捕。鞠之。曰。足洗村有半石衛門者。陰舍我黨與六十許人。又糝糧。久能於是。官遣吏執之。賊黨皆已遁走。半石衛門逃僧寺。欲削髮乞哀。吏追及焉。縛之。後與和田助皆見斬。先是。信綱遣中山勘解由於京師。及大坂。以收賊。二十九日至大坂。從吏卒赴有馬。前數日。吉田金井得正雪手書。曰。以七月二十六日。江戸府中並舉事。公等得報。則速發焉。於是二人日竝其報。而至二十九日。

未至也。金井心恠之。欲聞旅人之說。早起如山崎。吉田在舍。召其所親狎嬖童。擊鼓佐酒。酒酣。吏卒猝至。吉田無暇於取刀。輒把魚刀拒之。殺傷數人。吏卒披靡。吉田急扶童上樓。弃階。吏卒仰視不能上也。吉田呼曰。吾欲戰則戰。欲逃則逃。獨懼累此兒。故不敢也。乃令童縛已以獻焉。金井遂聞之。欲走合正雪。既又聞正雪之死。旋歸大坂。一夕沐浴更衣。至天王寺門前。割肚而死。中山已獲吉田。轉至京師。使人窺加藤不在。是日加藤遊於島原妓院。中山又遣人潛諭妓大勸酒。加藤沉醉而卧。夜五鼓。吏卒突入。前後捉之。

加藤崛起。赤手搏仆數人。挾柱架格鬪。而房中狹隘。不能揮架。卒被虜。中山乃檻送二賊於江戶。信綱引忠彌于廳。謂之曰。前年倉卒相見於道上。得莫識面乎。忠彌伏地曰。賀公無恙。信綱曰。聞若受紀伊大納言之託。信乎。對曰。我屬皆羈旅之士。而陰謀大事。常恐人心之不戢。是以陽稱奉大納言密旨。以収人心。而大納言皆不與知也。問黨人不答。拷之。亦不答。於是召吉田加藤而鞫問之。不言。則痛掠之。吉田張目罵曰。以計天下為賊。凡以宰天下者。非賊而何也。加藤見其妻子見撻。謂之曰。爾等不幸為我之妻子。第

慶安小傳
當忍痛以死耳。已而聞其悲痛之聲。歎曰。為慈愛。背友誼。遂以芝田以下數人對。當是時。官吏追捕甚急。一夜松田彌五七等十一人。自殺于麻生道上。而三都所逮之賊。合三百餘人。忠彌等罪已定。以八月二十九日。刑于鈴森。忠彌以下男女老少三十四人。縛於十字架。以次駢植。觀者如市。有一士。脫笠。至監吏前。跪曰。僕為芝田三郎兵衛。實民部忠彌之黨。日者忠彌被囚。僕西奔。欲以合正雪。中道聞其死。復歸江戶。僕自幼與忠彌友愛。殊厚。今聞彼將見刑。僕不忍獨生。願因君之惠。使得一面。彼共語其情。而後歸戮。

於司敗。死且不朽。監吏危疑不決。目付冨田重兵衛哀其意。聽之。芝田大悅。至忠彌前。面語刻許。已而忠彌以下皆被磔。芝田請偕就刑。冨田曰。爾不遺友誼。自首以請共誅。可謂士矣。我當減女罪數等。以聽自裁。芝田拜謝。自屠而死。其餘亂黨。流斬全盡。獨熊谷竟不知其所之。先是松平信綱得賊中所傳德川賴宣之書。至是。銜將軍命。就其第。徵印章而訂之。非信綱乃知賴宣之無罪。使之速朝。以賀賊平。於是人心始安。正雪之伏誅也。梟其首於府中。有二尼乞焉。而葬之。結廬於其傍。以修真福。初陸奧白石農夫。有女

二人長者年十六。幼者年十三。一日農夫與幼女耘田。誤汚士衣。士大怒。拔刀斬農夫。女逃走。歸告之。適其母病聞之。驚而絕。二女大哭。葬父母畢。負笈至江戶。見正雪。請學劍以復讎。正雪聽之。居五歲。業稍成。於是正雪使門下勇士三人送二女。扶以復其仇。二女已報讎。即剔髮為尼。至是報其德云。

小史氏曰。由井正雪成長於村閭之間。壯歲為公侯師。何其盛也。雖然。為人傑點。害師友。圖非望。宜乎不能令其終。余聞正雪與熊澤蕃山。遇于岡山邸。正雪出。蕃山戒侯莫近之。他日正雪謁侯。亦勸莫用蕃山。

甚矣英雄之相忌也。蓋蕃山雖非純儒哉。以經濟自任。屢見功績。而正雪則無雙毒賊。身死而臭名永存。竟使蕃山獨獲知言之名。可惜哉。

慶安小史 大尾

明治九年二月廿四日
板權免許

東京下谷仲徒士町四丁目
三十二番地

中根淑藏版

